

HONG YING
虹影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IN LOVE WITH KAFKA

我和卡夫卡的爱情

有一本书写着一个人的过去，我在茫茫的夜里，
把一个个梦留给我那本书，闭上眼睛。



虹影
HONGYING

我和卡夫卡的爱情

IN LOVE WITH KAFKA

FOR AI, 皑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和卡夫卡的爱情 / 虹影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8.12

(虹影文集.珍藏书系:6)

ISBN 978-7-5613-4487-3

I.我... II.虹... 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201266 号

图书代号:SK8N1317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版型设计: 刘晓娟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

邮 编: 710062
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07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13-4487-3

定 价: 25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

目 录

A 部

- 2 | 一个女人在——
- 13 | 奔丧
- 33 | 地铁站台
- 38 | 曾经,邮戳是这样盖的
- 46 | 危险年龄

B 部

- 58 | 当你和我两人都不在世上时
- 60 | 姐姐的洁癖
- 63 | 让我来为你用纸牌算一算命?
- 65 | 苹果小岛
- 66 | 回忆山茶花
- 忘掉一个人, 最好就是忘掉这
- 67 | 个人使用的语言

C 部

- 70 | 往喜马拉雅山逃 70
- 71 | 苍白少年 71
- 77 | 躲在郊外 77
- 78 | 第三封信 78
- 80 | 第五封信 80
- 81 | 天使护卫着的人 81
- 84 | 春天的丝绸 84
- 87 | 冬天,我们去南方 87
- 90 | 边境线 90
- 91 | 家在何方? 91
- 93 | 两个旅馆 93
- 95 | C'est La Vie 95
- 98 | 仅仅是为了爱 98



D 部

- 102 我的朋友是红狐
- 105 黑,黑你世界
- 107 你也会度过的时光
- 109 人要脸皮房要装
- 112 下午:在 SOHO 华灯未上时
- 117 重复之冬
- 119 与大海为伴
- 120 关于宝贝
- 121 相遇
- 124 十字架
- 126 这样痛楚的颜色
- 127 我看见
- 129 小石桥上的女人
- 132 十三岁
- 134 阁楼
- 136 紫红色
- 138 给痛苦加一勺糖
- 140 弦断
- 143 爱情像胡萝卜缨
- 145 追述
- 148 长夜
- 150 开满金银花的角落
- 151 神交者手记

E 部

- 164 文学要不要拒绝游戏?
- 170 落叶落影
- 177 在东京拜访一事无成者周树人
- 181 注视父亲爱一个人
- 184 为什么我不能沉默
- 186 我看男人世界
- 188 放毒的女人
- 189 最喜欢的小说《康乃馨俱乐部》
- 190 我的选择
- 193 视网膜上的歌
- 196 小脚与中国男人的“性癖”
- 200 会讲故事的母亲

F 部

- 224 一个女孩的底难所
- 228 两块大洋
- 234 水塘边
- 237 一夜酒人
- 242 意外之痛
- 243 失语
- 245 上海小故事
- 248 郁金香香
- 251 死神之约

A 部



一个女人在——

I

不用说，她在跳舞。那个地方女人天生是舞者：用手指，用腰肢，用眼睛。

二十七八年前，二十七八年前，她开始跳舞时，并不在长江边上。现在不想跳了，却想到那个地方去。她像被偷走魂魄，眼神发呆，盯着江水的湍急处看。这是一个薄雾的早晨，周围旅客都消失了，世界都消失了，只有她若隐若现的身影，脖子上围着一根长长的白绒线围巾。

祖母坐在饭桌上说起陈年往事，像数碗里的稀饭粒，故事偶然停下，是因为要纠正孙女捏筷子的姿势，“不要拿筷子太靠上！那样你会远离这个家。”她听从祖母的话，趁着祖母讲故事入神，她的手就偷偷移到筷子上端。

祖母间间断断地回忆：曾祖母聪明过人，在众多小妾之中，本来曾祖父独宠她一人，后来嘛，也像其他女人一样，不受专宠了。她天未亮就起床，装束好后，就在丈夫入寝的房门前如轻风走过。他醒来第一刻，听到流水声花鸟声，走到窗前一看，是她在弹琴。夜晚明月高悬，孤寂之中她点烛飞针走线，专心地绣丹凤朝阳图，为了他生日，想使他感动，又学会跳蝶儿舞，叫厨娘研制美味，请花匠种植奇花异树。她这一生呀，都在挖空心思讨丈夫的好，想再次能够独占他的心。

等到明白事与愿违，男人越拉越远，她气疯了，索性放了一把火把

整个院子烧了。那场火烧了整整一夜，谁也救不了，家就这样败了。

“那结果呢？”她忍不住问。

祖母叹气，“谁也没有再见过她，有人说她溺水而死，有人说她上吊了。”

祖母瞧瞧她的脸，说她不仅模样长得像曾祖母，连脾性也像，比如从小到大都怕闻厨房的烟味儿，甚至发展到害怕的程度。无奈之中，祖母请来道士做法，最后，道士留了一尊灶神爷，叫她日日跪拜。

所以，她从小就跟神呀上帝呀有缘。

你听这个女人讲这些事，觉得比听戏本子还带劲。她乘乌篷船，你搭了一艘货船，你和她一前一后到岸上。山民扛着她的箱子，你拿着自己的背包，前头有两个本地汉子，扛着从县城买的百货用品。山坡陡峭，爬一段，她停一段，你早就在她的视野之中。她最后干脆站在半山腰，看着你满脸是汗地上石梯。你开始旅行时第一个相遇你的女人，她觉得应该是她。那时她脚上是一双红鞋、梳着两根长辫子。“二十岁了，还没有过一个人吻过我。该嘲笑我了吧。”她对你说了这句话，你抱住她。她推开你，朝后退，慢慢地朝门口走去，突然她转过头来，手一扬，为你跳起了舞。澜沧江上游女子的舞，曲线特别夸张，专显细腰丰乳。她边跳边唱，民歌调子，你听不懂，却发现一旦进入就难越出，你着魔地注视她不嫌夸张的扭动。那个早春二月的下午，她把自己交给你，你无法拒绝这上天的礼物，觉得亏对她。

很好的阳光，如同当年一样。她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感觉天光可以照清人五脏六腑。成年之后，她并不像祖母所言，惧怕什么烟味，那种曾经害怕的感觉早已忘记。若怕，她就怕你突然出现，虽然她想你日夜就在面前。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不可能，她才必须要作这次旅行。

山外有山，山下是水，水连着水。她想看清自己的真实想法：“我是值得继续活下去或是应该结束生命？”

她哭着告诉你她的身世：没有一个人需要她，家人没赶她走，她也想走得远远的，远到她看不见过去。



她那么多话，从下午到晚上，又从深夜到凌晨鸡叫，即便你进入她，她也没有停止。那一天你和她的对话，几乎是所有女孩变成一个成熟女人都会说的话，你最爱听，却又最怕听。

你决定离开那刻，她沉默了，抬头看微光上了窗户，天几乎在她注视下变亮。果然，碎石铺的小街上已有人声。她突然转过口气，说：“我不留你了，这就送你上路。”

松开你的手时，她又说：“很嫉妒，前面有个地点等着你。”

你穿上衣服，离开床，走到镜子前，用手理理头发。镜子里映出窗外的树，覆盖了雪。这恐怕是这个冬天最后一场雪了。“雪把窗子变成无数的花朵，花朵谢了，还会再开。可一个人的爱却不这么幸运。”

如此回答，你和她都心里一惊。这很不像你一惯行事。说实话，你的脸与四十岁的年龄不吻合，倒像五十多。她一向喜欢年纪大一些的人。你的脚印从木门前的雪中踩出一条路来，虽然雪还在下，那脚印一直留在那儿。直到今天，她重回小镇，就是想在旧地，和你对话，就一个问题，虽然这个问题晚了这么些年：“你是否改写了她的一生？”等等，还有半个问题，也许根本不算个问题，“你是否记得我说过的这句话：‘你一直在写女人，但是你的心思并不在女人身上’？”

“我是个处女。”她故意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我并非一个处女收集狂。”你一边抚摸她一边说。

“我听许多人说，你就是这么一个坏人。”

“再说你也不屑做处女，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。”你亲吻着她的头发。

她又说：“除我将来的丈夫外，我还会有像你一样的情人。”

“到底多少？”你感兴趣了。

她笑了，“一个军团。”

那是在一个便宜旅馆，也是那个乡镇惟一的客栈，更像一个简陋的家，墙上有一张张你的画，全是她的身体。你住了三天，每日你在她身上留下一个符号，并且画了下来，她看看，就用饭粒粘上，往墙上一贴。

“任何人看了那些符号，都会不可救药地爱上你。”你走过一棵老树，回望她，喃喃自语。

可她听见了，她走进房门，第一件事就是，扯下墙上的所有的画来。她拿着画片，到雪地上，划根火柴烧掉。她倒掉热水瓶里的水，脱掉衣服，擦洗身体，不想让符咒起一点作用。

2

你不时会想起她，哪怕是多年以后，半个地球之外。那是另一个女人，完全不同的女人。这个女人穿着长长的大衣，头戴黑色贝雷帽，看起来比你还高。她已经过了青春年华，但是她的背影依然那么风姿绰约。掉光树叶的梧桐树，相互衬托出这个地中海不常有的寒冷。她乘火车到法国南部。凛冽的风刮在身上，使她的脸微微发红，这个下午，日落之前，到达可爱的普鲁旺斯。

她是从波兰来的，在奥斯威辛时，她还是一个婴儿。一个犹太女人，生来就是受尽折磨。因为受尽折磨，反而显出一种神定心闲的气韵。你记不起来她的名字，她告诉你时，你眼睛在看她的脸，没有留神她说的话：好象是叫苏姗娜或莎宾娜，反正一个什么娜。她不管你在想什么，把手套取下，便把话直接扔过来：

“今晚我们可以在一起吗？”

你微笑了，女人这么直接了当，非常少见，但是极其可爱。突然你有点伤感，因为她长得不像一个西方女子，而有点象从前一个什么女人，当然是在中国。你客气地说：

“我来找你。”

“不，我到你的房间来，我喜欢到别人的房间。”她说完，就走掉了。

旅馆外的风有点凉，你也是今晚火车到达南部，没准与那个胆大的女人同一趟火车。来南方，仿佛就是为了这场艳遇，你摇摇头，在有些斜坡的小街走，那儿有家咖啡馆，香味浓烈。你决定先喝一杯，再吃



点东西，便去会场。好久没一个人轻松地坐在陌生人中间，静静地呆着。

墙上挂满各式画，其有幅画，是个穿旗袍的东方女子，旧上海，错了，画下面有行字，提醒你这是满洲国的电影明星广告。那个女人老家也在长春一带，皮肤白皙，头发生得好。她躺在床边，右手用一把剥水果的小刀，事实上她剥了一个大甜橙，将每一瓣橙摆成一个方形。看着皮从刀尖上掉下地板，脸转向天花板，右手往下一用劲，左手腕被她割破。刀子一进去就没有拔出来，血一点一点流尽，浸透在床下的橙子上，顺着地板的缝往下渗，爱恨皆像生命结束时那一刻虚无，空气轻浮。她紧闭的嘴唇苍白，眼睛里光散尽。这现实就是一把刀，她想爱你一生。她割腕前与你大吵，要你和她结婚，还要你与她一起结束生命。

“如果婚姻可以改变可怕现实，那么我愿意与你结婚。”你说完摇摇头，决定从她的生活中走掉。事实上，那时你已经受到有关部门的警告，勒令你从这城市消失，否则你这个人就会消失，而不仅仅是你的声音。

差不多二十七年前，二十七年来，你宁愿天天都在田地种地瓜和玉米，进入田边洞穴睡觉，不再想其他任何事。事与愿违，你却成了一个作家，即便是不在意身外之事，可是身外之事却要在意你。她手缝的枕头套子，上面的蓝靛花，这么多年了，总晃动在你眼前，甚至她的呼吸，就像这杯咖啡冒出的热气，撩着脸颊，有点痒，有点心暖。

这个晚上的演讲很平淡，你，还有三个女人，在台上谈生活和写作。写作使你成为一个听见来自世界尽头声音的人，想想也是，不管是当年还是现在，他们要消除的是你的声音，你的声音比你的生命更让他们害怕。

那个爱你的女人如今葬在何处？你很想从这空谈艺术的台上走下来，到她的坟边坐一会儿，说一下你的心事。你很想握着她的手，抚摸那一道存在在你心里的刀伤。

台上的三个女人，一个在说想写什么就写什么，自由创作，身体写作；一个在说如何在法国用法语写作成功，不管什么潮流，她都混得转。

当晚，那个从奥斯威辛来的女人果然进了你的房间，她像一只猫，钻进你被窝。你搂住她，是由于她来自那种地狱似的地方，你一改平日的冰冷，目光变得温情脉脉。可十五分钟过去，你仍是对她没有欲望。她摸摸你，轻轻嘘一口气，“这样就好，就这样躺着最好。”她懂得安慰，声音里听不出来她的失望。房间里没有开灯，窗子里月光稀弱，可看见附近教堂的尖顶。你像对一个老朋友一样，对她讲起这晚上的演讲，说你很后悔来这里，没有必要讲话。

她说她当时在下面，她把你的手拿到唇边，轻轻吻了吻，说：“无语就是呼喊。”

其实她习惯逗弄异性同性，这个世界有什么可以让人忘掉国家加给个人的灾难，惟有做爱。她很小就这么认为，一旦开始身体力行，便收不住。她对你简单地说她的经历，波兰犹太人，在大家子就她母女俩死里逃生。战争结束后，母亲在镇上小小的邮局上班，她上完学后，在一家诊所当护士。但是母亲日夜无法摆脱在集中营的日子，“只有做爱，在一个男人的身体里，装入一些我身上的负荷，就行了。”母亲这么告诉她时，声调带着疯狂。母亲总是带一些陌生男人回家，他们大多是她的顾客。当她一开始感到母亲的痛苦，母亲的痛苦就减轻了许多。命运如此有理由让她承继了母亲的说法，而且在母亲过世之后，她从未梦见母亲，相反，总是梦到母亲说集中营，一件件事就同亲历，应该是这样的，她的胎教就是集中营，就是那种难闻的烟味。母亲死了，就算母亲活着，那个不安的魂也会一样附在她的身上。

她坐了起来，慢慢脱衣服。声音有点怪。你好奇地拧点床前灯。她倒很大方，没有改变动作，仿佛有意让你看，也喜欢被你看。乳罩摘掉后，她的乳房，她的脖子，早在许多年前，就不像一个少妇，岁月在她身上拿走很多东西，不过，她的眼睛依然明亮。



“因为我没有言语，你最后才决定来这儿了。”你把她没说完的话点出来。通常如此：语言胜过行动的人，真要行动，却是要下一番决心。

她笑了，伸手去关灯，“是的，亲爱的。”

一夜情通常是惊天动地。可那一夜，你和她如爱人，她的温柔缓解了你内心绷紧的神经。第二天，你坐火车回到巴黎，叫出租回到半山坡的公寓时，你终于想起，她到底叫什么名字，而且你不止一次遇到她。如果这是个错觉，当然更好。火车轰隆，火车摇篮般使你沉入梦中。真是的，好久没有这么一个安宁的睡眠了。

3

你忽然发现，就在你的对座，她静静地看着你。一个小皮箱放在座位上端行李架上。你不相信，再打一回瞌睡，睁开眼，发现她也睡着了。那就不可能是假定，错觉，幻想：想象中的女人不可能如此旁若无人地睡着。

你站起来，一个人经过车厢过道，那过道是一个舞台，布置得很逼真：在中学读书时，你喜欢作文，也喜欢画画。你爬上学校后面的小山，那儿有座破庙，你看到她蹲在地上学倒坍的石头上的刻字。她写得一手好字，这给你很深的印象。

后来她变成一个热爱你小说的读者，与你通信一年年持续。她告诉你：有一天，她读到一本回忆录。那是上个世纪20年代，在巴黎，有家咖啡馆，有人把一个女婴留在桌子上，抽身离开，一去不复返。

她觉得那个孩子就是她。如果是她，多好，因为你就在巴黎，你就会把她拾走，带她离开，并且回到你的家里。

现在这通信结果来了，她和你终于见面了，而且约在这趟列车上见面，故事就是如此巧。她睁开眼睛，你也睁开眼睛。

所以，现在你们正在往巴黎去。正往那家咖啡馆去。

你已经过了一生中最好的年华，看什么风景都一样，可是对面这

个女子，仍然让你心不安。好象你的回信是这样的：当年那个婴儿在咖啡馆得到了上帝的照顾。西边三圣者，中间是阿弥陀佛，左边是观世音，右边是大势至，如同小时候她在庙里看到的情景。你问她：“陌生的旅行者，你是否能把我们带向净土？”

黑夜第一次这么柔和，这么有节奏，你朝她靠近，你的手伸进她的衣服，说：“你的胸脯长得这么高，我原以为是假的。”于是她走进你的家，让你剥光她的衣服。

你止住了幻想，她不会走进你的家。错了，现在是你走进她的家，把你的身体安置在她的身体中。

火车别停下，地平线的边，就是死亡的边。穿着制服的查票员来了，他一个位置一个包厢地看，很敬业的样子，隔壁房舱响起法语，软软的，甜甜的：“就只喝咖啡，其余什么也不需要。”还没有人敲你们车厢的门，你已经醒了过来。你知道不管下一个梦什么时候来，你再也见不到她了。

“为什么要等待？”

这声音模糊。一个女人在峭崖上，从那些悬着石棺的山间小道走过来。她天天都在等一个男人。男人走了，再也没有任何消息。“那么，不必等待。”这个念头占领她的思想。雨天的山里路很滑。男人把她的日记交给了组织，因为她有了情人。“你要见证背叛？这并不是背叛。”

你笑了，说：“你在写小说吗？”

“雨水有种天然的激素，让人情意绵绵。”她这么回答你。

你双手合十，然后将雨伞收起来，朝她走近。

那天，你清心寡欲，与她坐在一棵大树下。四周的雨水滴落下来，这个喧嚣无比的世界突然显出安静的面目。世界并不是一直这样，因为人把世界弄成一个非世界，让人害怕世界。你手上已有斑点，白发增多。她，还是三十年前那么娇小秀气，连声音都没变，说话的方式完全男子气十足。



她跑到山脚，走向街心，说谁都在指点世界，谁都想当上帝。你跟着她信步游荡，没有目的。所谓目的，不也如此，放个狮子出去，狮子吃饱了，狮子却不会回头。而你在那里？

她回头，不见你，只有夜雨零星地飘着。她原地转圈，随手指一方向，只要坚持走下去，又能见到了你。

“只要心诚，我们果然就能相遇。”你不由得感叹。

雨水大起来，她走到雨水中，她笑了，你第一次看见她笑。一个女人的笑竟然是这样的美，你突然发现脸上湿得厉害，弄不清是泪水还是雨水。本来你已经决消失，实在忍不住，从街角里走出来，走向她，双手捧起她的脸，热烈地亲吻她。

4

你坐在椅上打盹这一刻，她走到幕布旁，取掉修女的面具，还愿成本身，一个街头流浪女。她走到你跟前，提起你脚边的皮箱，回身往台上走。皮箱很沉重，又旧又脏。

“里面到底是什么呀？总不会是性欲。”

“或许是一个头，也或许只是一封绝情信。”

“说清楚点，行不行？”

“行，你可以叫这里面的东西叫做正义，或者良心。”

“太麻烦，会弄得每个人性冷淡。”

“要不，怎么办？亲爱的。”

“能不能扔了？起码，今夜别打开。今夜可以变得单纯一些。”

“有个国家的人，脑袋里就少这个东西。佛让我急着送去。”

演出已经开始很久。她在长江上游那个叫乌衣镇的地方与你邂逅，现在在台上，她正在勾引一个长得很像你的人，如果给她一个名字，叫朱花婆好了。名字不好听。可她就是那个你忘不掉的女医生，生得美丽，而且神秘。在中场休息之后，她变成诱惑男子的妖女。你和她

在舞会上认识。后来你才知道，她做过县图书馆女管理员，也做过夜夜读小说的中学生。她在茫茫人群中认出你，把你带进她孤独的心里。就像你和友人在江南水乡度过的那个长夜，三人一起躺在船舱里时，不能碰的她，反而给你最美好的梦想。

你在台下观看，你的记忆加入了演出。你悄悄地离座，像是出去方便一下，没有惊扰一起观看的人。你绕道到了后台，你让导演离开，你决定自己亲自导。这是一本几乎占了整个舞台的书，她和一个人在书上做爱。

音乐呢，我们最熟悉的音乐呢？不是这种，也不那种，就是那种集体大合唱，就是这种可以用音乐蒙上伪装的什么玩意，如此这种可怕的声音才能逼真，才能重现过去，在那三十年前，四十年前，甚至更长。

翻过一页，又是一个女人，再翻过一页，又是一个男人。一切像魔术，生活就是魔术，艺术是什么？艺术能模仿生活吗？

书与台上的男女在火焰之中。书成了灰烬，人成了白骨。

几乎在同时，台上盛开了一朵莲花，又一朵莲花，有白有红。木鱼声响起来。莲花继续在盛开。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说，“我们在火车上遇见时，你只看窗外。”

你讲完故事，在她整齐的发髻里，挑出一根细细的白发，她笑着说：故事催人老，一日等于七千二百个白昼。

很多年后，你离开了这个国家，漂流世界，到处见到的只是陌生人。而这个女人还是天天站在长江边上，面朝日出背对日落，一次又一次地跟踪你而来。为了通得过边境，为了不得罪异国人各有千秋的惟一上帝，她变成各种身份的女人，各有自己的故事。

好吧，从那个叫苏珊娜或莎宾娜的女人那儿重新出发。艺术远远比时间，比声音迅速，穿过海洋沙漠，连绵的群山，她问：“你为什么在每本书每个戏里写女人？”

“因为我在寻找一座神秘之山。”



“那座山到底在哪里？”

其实她也知道，这个问题不需要回答。

“那你是在想我，想那个还是处女的我？”

“我想你，不错。但是为什么你总是出现在我身边，为什么你的忠诚，给了我一个人。”

“我的灵魂属于很多人，我的身体却只给你。”

难道她说的不是反话？故意来戏弄你，给你枯燥无味的生活添一点苦涩味。她提起简单的行李，下了火车；她走在路上，坐上船，往下游驶去。

她在离开你的那一天时，就开始了这旅行，如今你和她都无法停下来，她就是会再次见到你。你这才明白：她的话可能真是对的。

这个你是你，也可以不是你，但是她肯定是她，所有的她都是她。

冬天雪一会儿下，一会儿停，全是一片白色。狗在白色中奔跑，脚印串成一线。狗成为一个小黑点。远远的一排灰暗房子，在刺眼的雪上，自然地进入你的回忆里。你走到桌子前，手在电脑键盘上打下：

一个女人在——